南海问题：现实与挑战

吴士存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中国崛起，亚太内外的力量借助南海问题制衡中国，导致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南海局势升温。尤其是美国出于维持亚太领导地位和防范中国的战略考虑，加强了对于南海问题的介入。未来南海局势将进一步成为国际热点，军备竞赛加剧，争议的焦点转为实际管辖权。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调整和统筹南海战略。

关键词：南海问题　美国亚太战略　中国南海战略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当前主要表现为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和部分海域的管辖权争议。南海问题既事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也事关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备受国内外瞩目。正因为这一问题复杂敏感、久拖不决，由此演变成为了冷战后东亚地区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全球几十处涉及领土主权与海洋管辖权争端的案例中，南海问题成为了最突出的一个。近年来，尽管南海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在区域内外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南海形势出现新动向。尤其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力度加强，使得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增大。

美、日、印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力度加强，使得中国在南海方向面临的战略压力日益增大。

南海问题升温的背景

纵观20世纪后半叶的南海局势，尽管南海及其周边地区一度成为冷战的前

吴士存　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沿阵地，争议各方之间围绕岛礁主权、海域管辖和资源开发的争议，也发生过零星的冲突。但南海局势相对平静，南沙争端的国际影响也十分有限，表现为一般性的区域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周边国家实施海洋战略，强化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实施海洋管辖成为其巩固占领岛礁，控制争议海域，保证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加之全球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以及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加剧，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升温，逐步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从宏观的国际背景来看，自冷战末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板块，又是新兴市场国家集中的区域，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南海作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枢纽，既是亚太地区的地理交汇地带，也是"边缘地带理论"学家眼中的地缘要地，[1] 诸多区域外大国谋求加强存在，并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除了美国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外，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也相继介入南海问题。日本总体上呼应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南海政策转向，有计划、分步骤地积极巩固并扩大其海洋利益。[2] 日本通过经济援助、打击海盗、油气开发等多种方式介入南海，以非传统安全名义强化与东盟合作，扩展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订了"东向政策"，谋求拓展在南海及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印度通过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与越南在南沙争议区合作开发油气资源等多种方式，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实际存在。[3] 此外，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域外大国在南海地区均不同程度上有着经济存在和商业利益，加之南海作为国际上重要海上航道的特殊地位，使得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提升，南海地缘竞争明显加剧。基于此，俄罗斯学者特宾断言："很长一段时间，地球上的地缘政治节点在欧洲，在巴尔干半岛；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地缘政治节点是中东；现在，可以确定新的地缘政治节点是南中国海。"[4] 美国学者卡普兰也认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战场是南海。[5] 大国地缘竞争成为推动南海问题升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区域因素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与域外大国的战略竞争格局进一步凸显。[6] 而越南、菲律宾等域内国家对中国抱有的防范和戒备心理有所增加，战略疑虑和紧迫感上升。因此，急于在南海问题上打破现有的格局和态

---

1 Lin Sien Chia, Colin MacAndrews, eds., *Southeast Asian Seas: Frontiers for Development*, McGraw Hill International, 1981, p. 226.

2 Basic Act on Ocean Policy, Act No. 33 of April 27, 2007, 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onkyo5.pdf.

3 J. N. Dixit, *Indi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Neighbours*, Gyan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2001, p.331.

4 普罗科霍·特宾："南海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新节点"，《亚洲时报》，2011年10月14日。

5 Robert Kapla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the Future of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24 August, 2011, p. 42.

6 Robert G.Sutter, *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6, p.80.

势，希望在中国“将强而未强”之际主动出击，以便掌握所谓的主动权，[1]“固化”既得利益，使本国利益最大化。此外，越南、菲律宾近年来经济增速明显，国内能源需求旺盛。[2] 加之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使其在南沙争议区开发油气资源的利益冲动日益高涨。例如，过去五年，菲律宾每年石油净进口量都在1000万吨以上，而国内的产能仅维持在每年100万吨左右的规模，亟待提升海上油气产能以缓解能源供应缺口。越南作为典型的高能耗国家，能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特征明显，能源消费增速平均高出 GDP 五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态势，越南在2014年前后很可能就会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正是这种刚性的能源需求使得越南、菲律宾强势进取，加紧在南沙争议区单方面进行油气勘探与开发。[3] 而这些国家一旦与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发生正面摩擦或冲突，往往就可能成为引发南海问题升温的导火索。

正是这种刚性的能源需求使得越南、菲律宾强势进取，加紧在南沙争议区单方面进行油气勘探与开发。

总而言之，区域内外力量交叉借重应对所谓“中国因素”，借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牵制与平衡，由此导致了南海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推动了南海问题的显著升温。

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战略考量

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服务于其东南亚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相协调，从根本上受美国亚太战略的支配。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开始酝酿着调整的迹象。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可以看作是美国南海政策即将变化的“拐点”，特别是随后的1995年初“美济礁事件”的发生，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刺激”的作用。美国由此改变了在南海问题上的既定立场，转而采取了一种介入但不陷入的所谓“有限介入”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在1995年5月10日发布的《关于南沙群岛和南中国海的政策声明》中，[4] 首次明确表达了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相关政策，这成为美国南海政策变迁的第一道分水岭。2010年7月23日，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发表了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立场声明，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奥巴马政府的南海政策，由此成为了美国南海政策变迁的第二道分水

1 Anna Mahjar-Barducci, “China’s Hegemonic Ambitions Frighten Asian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Policy Council*, 6 July, 2011.

2 郑慕强：“东盟国家能源经济的总体特征、问题及展望”，《东南亚纵横》，2010年第8期，第31页。

3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院：《2010南海地区形势评估报告》，2011年8月，第68页。

4 Christine Shelly, “US Policy on Spratly Islands and South China Sea,” 10 May, 1995,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岭。[1] 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是，美国在南海地区“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表述方面，以及援引国际法解决争端等细节方面有了明显的针对性，这种政策变化更多地体现了将南海问题推向多边化和国际化的意图。美国除了继续稳定并强化与日本、韩国两个传统盟国的关系外，明显加大了在东南亚的战略经营和进取态势，包括提升与菲律宾同盟关系，与越南战略上走近，全方位加强与东盟的关系等。尽管美国有关具体动作并不全然以中国为“假想敌”，但是这些旨在加强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关系，维护美国亚太地区领导地位的行动，客观上塑造了共同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架构。纵观近年来亚太地缘格局的深刻变化，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短期政策作为，而是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短期政策作为，而是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有着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政治上，美国继续谋求在东南亚地区的领导角色。美国将亚太地区定位为全球战略“枢纽”，防范和排挤中国渐进式地扩增的地区影响力。美国通过美国—东盟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亚峰会等对话平台，确保并强化美国在本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2] 此外，美国在东亚地区力推“价值观外交”，除了寄希望于朝鲜、缅甸这样所谓的“问题国家”出现有利于己的政局突变外，也谋求在东南亚部分国家“复制”美国在中东国家所力推的“民主改造”模式，从而稀释并消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3] 2011年12月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缅甸展开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访问，除了与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进行深入会谈外，也向缅甸当局施压，敦促缅甸进行“民主改革”。[4]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深化，政治上明显走近，除了谋求共同平衡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之外，也不排除美国对越南在政治层面抱有更多“期待”的深层次考量。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一直以来都将东南亚有关声索国与中国视为两大对立阵营，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经济上，美国借重并分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自冷战末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板块，又是新兴市场国家集中之区域。而且中日两国还拥有庞大的美国国债和外汇美元资产。因此，借重东亚新兴市场不仅有助于美国经济走出泥潭，也可平衡地区大国的经济影响。东南亚是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市场，也是中美经济竞争的重要区域。201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

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Hanoi, Vietnam, 23 July,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2 Walter Lohman, “Tim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Turn to Substance in Southeast Asia,” 20 July, 2009,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9/07/.

3 Diane K. Manzy and Brian L.Job, “US Policy in Southeast Asia: Limited Re-engagement after Years of Benign Neglect”, *Asian Survey*, Vol.147, No.14, 2007.

4 “美国国务卿56年来首次访问缅甸并会见昂山素季”，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12月1日。

亿美元，远超美国与东盟约2200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预计201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将超过5000亿美元，有望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1] 随着中国与东盟在经贸上的日益融合，东南亚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也有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水之地，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这一区域主导产业体系和货币体系的结构性整合。而人民币投资所带来的庞大商机，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外围辐射能力，有可能弱化美国在东南亚的经济竞争力，最终也可能对美国以及美元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霸主地位带来消极影响。[2] 2009年以来，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隐含着分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用意。美国通过TPP中设定的特别条款和过高门槛，对中国的经济融合力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倘若按照现行的框架规则，一旦美国主导的TPP机制最终得以成功建立，那么将对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等有利于中国的贸易框架产生一定程度的弱化作用。[3] 因此，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某种程度上有着与中国争夺东南亚经济主导权的考量。至于南海石油开发的巨大经济利益，尽管美国石油公司涉足很深，[4] 但这并非美国首要的经济考量。其战略意义在于，美国可以将油井作为安插在南海的“楔子”，一旦南海冲突危及地区稳定，美国可以借保护本国公司商业利益的名义，强势介入南海问题并施加政治影响力。

一旦南海冲突危及地区稳定，美国可以借保护本国公司商业利益的名义，强势介入南海问题并施加政治影响力。

安全上，美国主导并构筑以中国为防范对象的多边合作架构。美国有计划地拉拢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南海区域内外国家，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强化对相关盟友的安全承诺，利用其主导国际热点问题话语权的优势，以东南亚国家普遍关心的南海问题为切入点，在修复和发展与东盟地区合作机制及东南亚各国关系的过程中，借助南海问题构筑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体系，形成了与这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共识。此外，美国还通过一系列频繁的军事、准军事演习活动，进一步维持并强化了对东亚海域地缘安全局势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联系，在海上反恐、救灾、打击海盗等领域展开合作，借此强化美国在南海安全领域的影响力。[5]

2012年初，美国五角大楼推出了一项新军事战略，体现了“强化亚太、维护

1 “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创新高，将提前完成5000亿美元计划”，《经济日报》，2012年1月17日。

2 若山树一郎：“美国重返东南亚意识到了增强影响力的中国”，《读卖新闻》，2009年7月25日。

3 “美国力推TPP 欲主导亚太经济秩序”，《大公报》，2011年11月15日。

4 Leszek Buszynski and Iskandar Sazlau, “Maritime Claims and Energ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129, 2007, p.68.

5 Dana R.Dillon, *The China Challenge: Standing Strong against the Milit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reats That Imperil Americ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NewYork, 2007, p.134.

北约、警惕中东”的三条战线侧重分明的战略导向。[1] 美军加强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新加坡的前沿军事部署，旨在提升美国在南海地区、巽他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军事影响力，从而构成对以中国为首要防范目标的东亚新兴大国的战略威慑力，最终目的在于谋求美国亚太主导权的战略目标。

南海问题的未来走势

2011年南海局势跌宕起伏，热点事件不断。尽管总体上保持稳定，但不利的因素有所增多。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大国相继介入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南海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我国在南海方向的危机管控难度明显加大，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关于南海问题的未来走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南海问题会因多种因素驱使逐步上升为国际热点。随着美国、日本域外国家加强在南海的存在和渗透，越南、菲律宾等争端方加大海域管控和资源开采力度，南海争议区发生摩擦或冲突事件的可能性大为增加。由于中美、中越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缺乏战略互信，如果再发生“无暇号事件”或“割缆事件”等类似的突发、偶发事件，在区域内外势力的交织作用下，看似影响有限的局部事件可能将会持续发酵，从而使南海问题从区域热点迅速升温成为国际热点，引发区域内外强烈反应。

南海军备竞赛加剧使得今后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增加。有关南海周边国家近年来实施“以武谋海”的战略，推动军事现代化战略转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纷纷从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地采购先进武器，旨在应对南海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例如，越南从俄罗斯购买军备的金额已累计近100亿美元，采购的武器绝大部分都是进攻型武器。菲律宾也从美国购进两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并且先后采购飞机及航空雷达系统，以增强海上武装力量。南海区域军备竞赛态势持续升温，必将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呈现对抗的局面。导致今后擦枪走火引发局部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和变数明显增加。

南海争端表现形式将由主张争议逐步演变为实际管辖争议。自20世纪南沙岛礁占领格局形成以来，争端方之间围绕岛礁主权、海域管辖和资源开发的争议，虽然发生过零星的冲突，但争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主张争议，有关南海问题当事国主要通过各自发布官方声明来声索主权。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周边国家实施海洋战略，海洋立法日益完善、海上执法力量加强，海洋管辖力度逐年加大，实施海域管辖成为其巩固占领岛礁、控制争议海域、保证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中国也加强了海上能力建设，加大了在争议海域的巡航执法力度，渔政、

1 Elisabeth Bumiller and Thom Shanker, ObamaOutlines New Military Strategy for US, *Newyork Times*, 6 January, 2012, http://www.bostonglobe.com/news/nation/2012/01/06.html.

海监等多次与对方形成对峙，海域实际管辖已经上升为南海争端的主要表现形式，未来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中国寄希望于通过保持自我克制来维护南海稳定日益显得力不从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致力于妥善应对南海有关争议问题，并始终保持战略克制来维护南海的局势稳定，中国的这种策略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当前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中国寄希望于单方面保持自我克制来谋求维护南海稳定日益显得力不从心。越南、菲律宾等国往往在中国克制时机加大进取力度，“打擦边球”、“蚕食”等小动作不断。

在域外国家的暗中鼓动或安全承诺下，今后越南、菲律宾将可能进一步示强，甚至不排除采取战术冒进行动。倘若中方应对无方、处理不当，则南海有关争议区很可能引发新的管控危机。

2012年国际局势将可能继续呈现“危机频发、乱象丛生”的态势，全球政治动荡、经济不景气，容易引发民族主义情绪抬头，有关领土争端可能引发的矛盾冲突将不容忽视。加之2012年中国、美国等多国领导人面临换届或选战行情。中国需要营造良好的舆论和政治氛围，而美国大选炒作中国议题已经成为惯例，南海问题有可能成为其中重要的安全议题之一。因此，这种“特殊的时期”很可能被越南、菲律宾看作是进取的“机遇期”。一旦其在南沙争议区单方面开展油气勘探与开发活动，很可能就与中国海上维权执法力量发生冲突，引发矛盾升级或国际舆论强烈反应。因此，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可能使得2012年成为南海问题的多事之秋。

2011年11月，以菲律宾、越南和美国为代表的域内外有关国家谋求将南海问题列入东亚峰会正式讨论议题，由于中国的明确反对以及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的不予配合而使计划落空。2012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柬埔寨将面临同样的压力，鉴于柬埔寨是南海问题的非当事国。因此，柬埔寨能否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并且忽视中国的关切而为有关东盟当事国的利益背书，势必引起区域内外有关各方的密切关注。

从本质上来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只是其强化亚太战略、塑造东南亚地缘新格局的一种手段，美国不会将这一手段运用到超越目标利益的程度。鉴于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性，以及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基本关系特征，美国目前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锱铢必较”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目前美国经济尚处于复苏初期，中东局势仍不稳定，在此状况下中美发生严重的对峙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美国在南海权利主张、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对东南亚有关当事国明显有所偏袒，但这种偏袒也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支持或鼓动其将中国的南海政策主张压迫到没有回旋余地的程度。否则，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高强度反弹将把美国置于必须与中国“摊牌”的地步，这显然违背了奥巴马政府推崇的“巧实力”外交政策的初衷。因此，作为牵制中国和拉近与东南亚国家

关系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的南海政策必将限定在一个合理的运作范围。既不危及中美关系的根本，又能有效地施压于中国，在接触与防范策略中保持平衡。因此，中美之间围绕南海问题出现“争而不休、斗而不破、破而不战”的局面，将很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

2012年2月中旬，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成功访美，进一步推进了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基于此，今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将会趋向于温和，还是更为强势；美国在南海的行动计划是否将有所节制，还是会继续加码，2012年6月在新加坡召开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涉及有关南海问题的安全议题，而这将是分析有关国家在南海动向，研判南海问题发展趋势的风向标之一。

应对南海问题升温的几点考虑

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外大国竞相介入南海问题，使得中国处理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矛盾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交叉重叠。中国统筹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的余地变小，空间受到挤压，经营多年的与东盟的良好合作关系有可能受到干扰，东南亚地区在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传统安全格局也面临挑战和重构。伴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南海问题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也在上升，南海问题的妥善处理也涉及国内稳定问题。因此，中国必须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南海问题，这既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试金石，也是保持国内稳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全局问题之一。如何应对南海问题升温所带来的挑战，有几点考虑。

尽快出台南海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南海事务。近年来众多海洋国家先后出台海洋战略，扩张本国海洋战略利益，制订和实施海洋战略已成世界性潮流。我国尽管在海洋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存在着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问题。这在宏观层面上反映出我国由于海洋战略的缺失，操作层面上面临被动。在当前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形势下，我国应该尽快出台南海总体战略，以有效协调相关涉海部门的力量，全力应对南海方向面临的严峻挑战。

统一海上执法，组建中国海岸警卫队。这不仅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当前海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可以充分体现海上维权执法行为的民事特征，避免海军前出引发冲突升级的可能，外交上以保持应有的弹性空间。由于我国目前在海洋维权执法方面存在多头管理、力量分散、效率不高等弊端，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海上形势显得捉襟见肘。因此，组建中国海岸警卫队已成为当务之急。可考虑海军某支部队成建制地转制成海岸警卫队的主力，同时吸纳海监、海警等机构的骨干人员，以此作为组成中国海岸警卫队的主体人员队伍，最终形成三海协防、重心向南的优势布局，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在海洋维权执法上面临的不利局面。

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

用。南海作为国际上重要的航运通道，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始终是区域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的借口。我国应继续利用双边、多边机制以及国际重要场合，积极推介中国关于南海航行问题的政策立场，重点做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解释工作，进一步弱化并遏制其借航行自由问题介入南海的势头。在南海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对我形成的战略围堵。

倡导南海区域经济合作，以经济合作淡化领土主权争端，加快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近期乃至较长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将继续增强，南海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必然要借重于我。因此，加快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是应对美国因素的有效手段。目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如期建成且发展势头良好，从淡化领土主权及海洋管辖权争议考虑，中国可及时采用经济手段维护南海权益。通过倡导南海区域经济合作，将其作为次区域合作机制纳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总体框架下，充实合作内容，大力推动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南海区域合作，积极支持东盟主导并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综合手段丰富我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融合，应对 TPP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重视台湾（地区）在南海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善加利用台湾（地区）因素。要继续深化两岸南海合作，进一步协调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积极推动实现两岸在南海合作维权。考虑到台湾（地区）驻守南沙最大的岛屿——太平岛，而且马英九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内有望在南海积极作为。大陆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推动海峡两岸在南海地区的渔业养护、油气开发以及军事互信等领域的合作，共同彰显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南海权益。

妥善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加强南海危机管控能力建设。我国在南海一直面临“长条桌效应”所带来的劣势。与菲律宾和越南相比，我国处于南海这个“长条桌”的顶端位置，而越南和菲律宾则处于比较有利的中间位置，这使得中国维权执法力量活动半径相对受限，对南沙地区的管控一直以来显得鞭长莫及。因此，在目前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区域内军备竞赛加剧的大环境下，我国必须加强南海危机管控能力建设，有效彰显存在，建立并形成完备的南海岛礁防卫体系，提升军事威慑力和安全保障能力。